

讀通鑑論

冊六

卷之三

七

讀通鑑論卷十四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譏

哀帝

桓溫請遷都雒陽。誠收復之大計也。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。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。溫所遣援者。舟師三千人而止。溫果有經略中原之志。固當自帥大師以鎮雒。然後請遷未晚。惴惴然自保荆楚。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。夫誰信之。爲此言也。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。而舉國驚憂。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。貽溫以笑。溫固曰。吾一言而人皆震恐。吾何求而不得哉。王述曰。但從之。自無所至。溫說折矣。而周章議論之情形。已早入溫之目中。其云致意興公。何不尋遂初賦。而知人家國事。非憚綽也。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。夫溫以虛聲動朝廷。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。

之王述之議。亦虛聲也。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衆。渡江而
嚮壽譙。詔溫移屯於維。繕城郭。修塢戍。爲戰守計。而車駕
以次遷焉。溫且不能中止。外可以捍燕秦。而內亦可以折
溫之逆志。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。誠百年一日之會。而
晉不能也。燕秦測之。溫諒之。晉不亡者幸耳。內寧而外可
無憂一道也。處治安之世。以建威銷萌之道也。外無憂而
內可寧一道也。處紛亂之日。以彊幹弱枝之道也。夫桓溫
者何足慮哉。慕容恪之沈鷺。苻堅之恢豁。東西交逼以相
吞。而惟與溫相禁制於虛聲。曾不念彊夷之心。馳於江介
也。是足悲也。晉不成乎其爲君臣。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
也。

爲人後者。爲所生父母服期。亦天下之通喪也。僅見於士
喪禮。而以情理推之。固可通於天子。天子喪禮無傳文。後

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。以屈厭而議短喪。非也。哀帝欲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。則過。旣而欲服期。是已。江霽執服。總之說。抑帝而從之。邪說也。天子絕期。而又何總乎。爲人後而繼大宗。承正統。上嚴祖考。而不得厚其私親。此以君臣之義裁之也。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。稱帝之說。紊大綱而違公義。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。位號者。天下之公尊。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。義也。若夫死而哀從中發。哭踊服飾之節。達其中心之不忍忘。則仁也。降而爲期止矣。過此而又降焉。是以位爲重而輕恩。戕性之仁矣。哀死者情也。情之所自生者。性也。稱尊者。名也。名之所依者。分也。秩然不可干者。分以定名。愴然不容已者。情以盡性。舜視天下猶艸芥。而不得於親。不可以爲人。霧獨非人之子與。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。則何如辭天。

子之位。而可盡一日之哀也。王子母死。請數月之喪。而孟子曰。雖加一日。愈於已。生而爲庶子。莫如之何也。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。而可致其哀。非生而詘者也。然則天子之位。其爲帝之桎梏乎。周禮殘缺。而往聖之精義不傳。保殘之儒。徒紛紜以賊道。奚足取乎。

苻堅之世。富商趙掇等。車服僭侈。諸公競引以爲卿。堅惡而禁之。天下之大防二。夷狄華夏也。君子小人也。非本末有別。而先王強爲之防也。夷狄之與華夏。所生異地。其地異。其氣異矣。氣異而習異。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。乃於其中。亦自有其貴賤焉。特地界分。天氣殊。而不可亂。亂則人極毀。華夏之生民。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防之於早。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。因乎天也。君子之與小人。所生異種。異種者。其質異也。質異而習異。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

異焉。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。特所產殊類。所尚殊方。而不可亂。亂則人理悖。貧弱之民。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防之於濫。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。因乎天也。嗚呼。小人之亂君子。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。或且玩焉。而孰知其害之烈也。小人之巧拙。自以類分。拙者安拙而以自困。巧者銜巧而以賊人。拙者農圃也。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。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。而特斥樊遲。惡之甚。辨之嚴矣。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。而禮教凌遲。故曰。三代以下無盛治。夫以農圃亂君子。而弊且如此。況商賈乎。商賈者。於小人之類爲巧。而蔑人之性。賊人之生。爲已亟者也。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。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。故夷狄興而商賈貴。許衡者。竊附於君子者也。且曰。士大夫居官而爲商。可以養廉。嗚呼。日狎於金帛貨賄。盈虛子母之籌量。則耳爲之

曠目爲之熒。心爲之奔。氣爲之蕩。衡之於小人也。尤其巧而賊者也。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。以要言之。天下之大防二。而其歸一也。一者何也。義利之分也。生於利之鄉。長於利之塗。父兄之所熏。肌膚筋骸之所便。心旌所指。志動氣隨。魂交神往。沈沒於利之中。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之津涘。故均是人也。而夷夏分以其疆。君子小人殊以其類。防之不可不嚴也。夫夷之亂華久矣。狎而召之。利而安之者。嗜利之小人也。而商賈爲其最。夷狄資商賈而利。商賈恃夷狄而驕。而人道幾於永滅。無磁則鐵不動。無珀則芥不黏也。

帝奔

慕容暉罷蔭戶至二十萬。以東北一隅。而二十萬戶爲權貴所蔭。不受公家之役。民戶減少。則賦役偏重。而民之疲

瘠甚矣。蓋夷狄之初起也。上下無章。資部族之彊力。以割據而瓜分之。狎爲己有舊矣。故曄從悅綰之請。糾擯還郡縣。而舉國怨怒。然曄之亡。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。旣非罷蔭戶之所致。國無紀而民困。積弊雖去。而害已深。故苻堅假仁義以動衆而席捲之。則悅綰之言。亦憾其不夙爾。嗚呼。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爲然哉。四海之民力。自足以給天下之用。而衛宗社。乃上不在國。下不在民。居閒而爲蠹賊者。中涓也。戚畹也。債帥也。勳舊也。皆頑民竄卒之所依。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。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。而怨謗已騰。卒致撓敗。君明臣忠。卒不能施釐正者。親疏遠邇之勢殊。而輕重已移也。其如此之浮言胥動者。何哉。夫此瑣瑣者之恩怨。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。人主不審。曾不如慕容曄之能斷矣。制之有法。而慎於始。且不能持於

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。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。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。

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。申允料之驗矣。允曰。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。史不著乖阻之實。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。則溫之敗。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。會稽王昱不能自彊。而徒畏人之軋己。王彪之弗能正焉。嗚呼。人之瑣尾而偷也。亦至是哉。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。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。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。飛而滅金。因以伐宋。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。而視臯亭潮落。碣門颶發。塊肉無依者。又奚若也。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。溫而舉燕。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。爲君相者。居重以不失人望之歸。盡道以得民。推誠以得士。以禮待溫。以道馭溫。靜正而不驚。建威以自固。溫抑惡能逞志以逆。而不恤天下之

公討不然。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。而竊大寶如拾芥矣。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。而徒忌其姊姊。尙能安於位以有爲乎。處堂以嬉。授兵柄於溫。而又幸其敗。溫之怨且深。其輕朝廷也益甚。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。非其死之速也。晉必移社於桓氏矣。舍夷夏之大防。置君父之大怨。徒爲疑忌以沮喪成功。庸主具臣之爲天下僂。晉宋如合一轍。亦古今之通憾已。春秋予桓文之功。諱召王請隧之逆。聖人之情見矣。若孫盛之流。徇流俗而矜直筆。幸災樂禍。亦惡足道哉。

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。給其子使叛逃。期以殺垂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。君子所爲。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。猛者。亂人之雄者耳。惡知德哉。猛以桓溫爲不足有爲而不歸晉。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。乃堅亡而晉固存。果孰短

而孰長邪。使猛隨溫而東也。歸晉也。非歸溫也。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略。則因溫以歸晉。而因可用晉以制溫。然則其不隨溫而東。乃智量出乎溫之下。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貴耳。慕容垂奔秦。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。猛滅之。非智勇之絕人。摧枯折朽之易也。苻堅之不欲殺垂。猛豈能閒之。而徒爲撓亂。忌其寵而已矣。其誓三軍曰。王景略受國厚恩。任兼內外。受爵明君之廷。稱觴父母之室。不亦美乎。猛之涯量。盡於此矣。給無知之稚子而陷其死。商鞅張儀之術也。朱子曰。三秦豪傑之士。非猛而誰伏。戈矛於談笑。激叛亂以殺人。妾婦耳。奚豪傑之云。

簡文帝

簡文爲琅邪王。相晉五年。桓溫外拒燕秦。內攻袁瑾。而漠然不相爲援。蓋其惡溫而忌之風也。旣惡溫矣。抑不能樹

賢能。修備禦以制溫。溫視之如視肉。徒有目而無手足。故
慕之而猶擁立之。以爲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。蓋至於
聽溫之扳己以立而遂立焉。則生人之心。生人之氣。無有
存焉者矣。帝奔。未有失德。溫誣其過而廢之。於斯時也。簡
文旣不能折之以衛奔。則以死拒溫。而必不立。奉名義之
正。涕泣以矢之。溫亦豈能遽殺己者。如其不擇而推刃於
己。則溫之逆。受衆惡而不足以容。卽令己殺而溫篡。亦可
無咎於天下。乃雖覲然南面。而旋隕天年。位與壽皆朝露
耳。等死也。爲晉恭齊順之飲酖。何如誓死不立。以頸血報
宗社哉。溫賊也。簡文相其君而篡之。亦賊也。賊與賊以智
力爲勝負。而不敵者受吞。必然之勢也。病而一日一夜四
發詔召溫入輔。遺詔且云。君自取之。乃語王坦之曰。天下
儻來之運。卿何所嫌。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。

得一日焉。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。易其忌溫之心。而戴溫不忘。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。而酬其惠也。洵哉簡文之爲賊也。

孝武帝

簡文以懿親任輔相。而與賊同逆。尸天子之位。各器在其手。而惟其所與。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。而無可如何也。天不祚逆。使之速殞。而諸賢之志伸矣。坦之裂居攝之詔。惟簡文篤疾。不能與之爭也。太子之立。廷臣欲待溫處分。太子旣立。太后猶有居攝之命。彪之抗議不從。溫入朝。謝安談笑而視之。若無。惟簡文之已死也。孝武方十歲。抑非英武之姿。諸賢之志可伸。而於簡文也。則不能。但責簡文以闇弱。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。故謂簡文與人同逆。而私相授受。非苛論也。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。溫

與之協謀。內外之權交失也。簡文死。溫雖有淫威。而內無爲之主者。於是彪之乃得慷慨以正之。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。不足爲深憂矣。簡文居中。以掣曳諸賢之困。不在跪襍而在葛藟。晉祚未終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。若桓溫者。無簡文。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。固在諸賢局量之中。而弗能躍冶。雖決裂而成乎篡。亦必有以處之矣。

嗚呼。人苟移情於富貴。而沈溺以流焉。何所不至哉。天子之尊。四海之富。亦富貴也。簿尉之秩。百金之獲。亦富貴也。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。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。不知其何所爲也。不知其何所利也。垂至於死而不已。人而不仁。將如之何哉。易曰。不鼓缶而歌。則大耋之嗟凶。大耋矣。何嗟乎。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。俄而嗟矣。俄而並忘其嗟。而埋未冷之心。引將絕之吭。以思弋獲矣。有涯之日月。廢鼓

缶之歡。營營汲汲。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。簿尉一天子。百金一四海也。人盡如馳。塗窮焉而後止。嗚呼。亦何所不至哉。王敦桓溫。皆於老病奄奄。旦暮且死之日。而謀篡不已。以爲將貽其子孫。則王含王應。奴隸之才。敦已知之。桓熙弱劣。元方五歲。溫亦知之矣。王導知敦之將死。起而討敦。王謝諸賢。知溫之將死。而坐待其斃。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。其心曰。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。雖死猶生。嗚呼。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。吾見亦罕矣哉。孟子曰。萬鍾於我何加焉。宮室之美。妻妾之奉。窮乏之得我。失其本心。雖然。猶人生之有事也。至於奄奄垂死。而三者皆不任受。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。是何心哉。一念移於不仁。內忘其心。外忘其名。沈湎淫溺。自不能已。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。謀天下者曰。簿尉之秩。百金之獲。何足以死求之也。

謀簿尉百金者曰。天子之尊。四海之奉。何易求焉。吾所求者。旦暮未死而可得也。而不知其情同矣。易地則皆然也。幼而忘身以貪果餌。長而忘身以貪溫飽。相習相流。愈引愈伸。而不可中止。自非立志於早。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怛。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。苟不志於仁。勿怪亂臣賊子之怛惡以沒身也。

漢儒反經合道。程子非之。謂權者審經之所在。而經必不可反也。於道固然。而以應無道之世。則又有不盡然者。母后之不宜臨朝。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。謝安以天子幼冲。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。灼然其爲反經矣。王彪之欲已之。而安不從。彪之之所執者。經也。安之所行者。權也。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。桓溫雖死。揚豫江三州之軍事。桓冲督之。冲不終逆而克保臣節。世遂以忠順歸之。夫冲特不爲